



投入1.29亿元债券资金，实施“双增双提”工程

沾化冬枣“二次创业”再出发

农村大众报滨州讯（通讯员 贾海宁）今年第一期《问政滨州》节目中，多角度聚焦沾化冬枣产业在品牌打造、质量提升、龙头企业培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短板不足。沾化冬枣高质量发展路向何方，引发了从普通枣农到沾化区主要领导的重新审视，冬枣产业“二次创业”已迫在眉睫。

“历届党委、政府始终把沾化冬枣作为富民强区的支柱产业，接力棒一届接着一届往下传，我们要加快推进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确保沾化冬枣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长久造福群众。”沾化区委书记袁志勇在全区沾化冬枣高质量发展动员大会上说。

“沾冬2号”作为全世界最优

良的鲜食枣品种，目前还没有全面推广开来。今年，沾化区委、区政府实施冬枣产业“双增双提”工程：以增加“沾冬2号”面积、增加设施栽培面积为重点，以提高枣农收入、提高产业效益为目标，着力构建沾化冬枣“1+3+10+N”发展新格局。“1”：以下洼镇为重点，打造1处万亩沾化冬枣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引领全区冬枣产业向标准化、设施化、高质化、高效化方向发展。“3”：以永馆路、滨东路、海天大道三条主干道两侧枣园为重点，打造3条沾化冬枣高质量发展隆起带，带动周边枣园提质增效。同时，完善冬枣文化旅游要素，实现沾化冬枣高质量发展和特色精品旅游双提升。“10”：每个乡镇(街道)新建或提升一处100亩以

上的冬枣现代农业示范园，全区打造10处沾化冬枣高质量发展示范园。“N”：推广大下洼村合作社生产模式、大流村张亦明家庭农场模式、龙滨农业“企业+基地”模式，打造N处沾化冬枣高质量发展示范点，解决一家一户小地块、品质差异化等弊端，实现适度规模种植。

3月3日，沾化区委、区政府两办联合印发方案，提出成立由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区冬枣现代化推进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解决产业赶超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持续实施沾化冬枣全额贴息“大棚贷”政策，用好用足“鲁担惠农贷”的惠农信贷政策；强化考核指挥棒作用，将冬枣产业列入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综合考核……

沾化区冬枣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刘登枝说：“区委、区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保障措施，让枣农吃上了定心丸。”

“今年，区委、区政府争取1.29亿元债券资金，专项用于冬枣产业发展，是历年来投入最大、力度最强、标准最高的。”4月2日，袁志勇介绍说。在设施栽培上持续发力，年内新建冬枣大棚2万亩，实施沾化冬枣全额贴息“大棚贷”政策，每亩冬枣园可贷款1.5万元，区财政全额贴息2年；在品种改良上持续发力，年内改良“沾冬2号”1万亩。利用4月上旬至5月上旬一个月的时间，抓紧做好嫁接工作。对新改良“沾冬2号”的种植户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同

时，加快新品种研发力度，推动实现优势品种引领，早、中、晚熟品种梯次上市；在标准化生产上持续发力，按照标准化生产要求，做好减密度增光照、减产量增质量、减化肥增有机肥“三减三增”，栽植密度控制在每亩56株以下，冬枣园亩产量控制在2000斤以下，增施有机肥料，推行测土配方施肥，不断提高土壤肥力。年内举办培训班、现场会100场次以上，培训枣农1万人次以上，真正让标准化生产深入人心、落到实处；在示范园区建设上持续发力，今年，每个乡镇(街道)建设一处冬枣现代农业示范园，加快推进新技术推广应用和老园区改造提升，打造一批规模大、标准高、带动性强的示范园区。



单县发现小麦条锈病

面积大约300亩，已落实“发现一点、防治一片”

农村大众报单县讯（通讯员 孔爱丽）4月14日，单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在李田楼镇陈线庄村进行麦田病虫害普查时，发现了全县首个小麦条锈病发病中心，面积大约300亩。

小麦条锈病是典型的气传流行性病害，扩散区域广、流行速度快，一旦大面积流行将严重影响小麦产量。刻不容缓，单县农

业农村局农技人员带着药物和器械进行现场防治。

单县植保站长杨绪彦介绍，条锈病的病症主要表现在小麦叶面上，呈长条形，鲜黄色。一旦防治不及时，一般能减产20%-30%，如果再严重可以减产50%以上。防治小麦条锈病可以使用戊唑醇、已唑醇，再加入噻虫嗪、高效氟氰菊酯等这些杀菌剂杀

菌，还可以加入一部分叶面肥，或者是植物生长调节剂，能起到“一喷三防”的作用。

随后，单县农业农村局全面落实“带药侦查、打点保面”防控策略，采取“发现一点、防治一片”的预防措施，对发病中心周边600亩麦田进行了喷药防治，并提醒群众密切关注小麦生长情况，发现条锈病要及时防治。

从没下过地到制定大棚草莓种植标准

职业农民十年养成记



清明过后，大棚里的草莓接近尾声，40岁的庄绪国终于可以直下腰。除了栽苗和摘草莓，占地面积40亩、棚内面积20亩的大棚草莓，从栽下后，都是他一个人在忙活。“干农业道道太多，细节决定成败。”他说。

庄绪国是莒南县大店镇大店一村人，中专毕业后回到农村，他没打算种地，开了个小厂子，雇了十多个人，挣钱虽然不是很多，但也成了当地农民眼里的能人。

2011年，他跑到附近的老龙腰村，流转了16亩地，想在这16亩地上建厂子。可办手续时，他才知道，那是耕地，不能建厂房。地不能闲着，2012年，他在16亩地上建起了8个大棚，钢架结构的，比当地农民的草莓大棚档次高多了。他雇来两个当地有草莓种植技术的农民，管理这8个大棚。

两个雇来的农民，自己家都种着大棚草莓，自己家的草莓长得很好，可庄绪国的草莓死棵多不说，结出来的果小，还多畸形。周边农民看庄绪国建起这么高档的大棚，便前来参观。农民看了一圈后，笑了：你这弄的啥？

农民脸上那些笑着的表情，让庄绪国心里很不痛快：我一个青年，种草莓还不如七十来岁的老人？当地农民种草莓，大棚里没有温湿度计，如何提温、增湿、放风，完全凭经验和感觉。庄绪国便跑到农民的大棚里，感受一下，再快速跑回自家大棚里感受一下。“我就这样一趟趟跑着，感受着，想弄清到底怎样才能种好草莓。”他说。

2013年，庄绪国又流转来50亩地，拥有了9个草莓大棚。他把厂子停了，心里憋了口气：非把草莓种好不行。他找来两个技术过硬的农民，让他们帮着管理大棚。9个大棚，最后卖的钱也就是毛收入，庄绪国拿7个棚的，两个农民各拿一个棚的。

这样种了3年，庄绪国觉得不行。两个找来的农民，不再干活，

啥活都雇人干。而雇工费，庄绪国需要拿九分之七。两个农民啥也不用干，喝着茶，白拿两个棚的收入。“我是雇你们来干活的，好吗，你们倒当起老板来了。”

这让庄绪国明白了一个道理。搞规模农业，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要适度。2016年，庄绪国把大棚草莓的规模，控制在占地40亩。同时，他成立了合作社，想靠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和技能，带着周边农民种草莓。

除了栽苗和采摘，庄绪国能省人工的地方全省了。上了卷帘机，安装了自动打药机和自动控温设备，水肥实现了一体化。大多时候，他看看手机，动动手指，就完成了大棚草莓的管理。

庄绪国根据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制定着大棚草莓种植标准。从草莓定植“浅不露根、深不埋心”，到控温促进花芽形成；从大棚风口开关时间，到棚内每个生产环节的温度、湿度，他都制定出了便于农民学习、操作的标准。棚内面积为一亩的大棚草莓，当地农民一年能挣约3万元，庄绪国却能挣五六万元。

现在，合作社的社员达到115户，大棚草莓面积共计500多亩。对这个规模，庄绪国还算满意。“可我很累，我是生产者、技术员、管理者、销售者，太忙了。”他说。

庄绪国不想这么忙，他想明年由合作社统一建设标准大棚。“现在社员的大棚档次高低不同，草莓难以在要求的时间内上市不说，还造成规格、品质等相差很大。”他说，“有了一样的标准大棚，按照统一的标准种植，生产出来统一的草莓，走订单农业。”

对带领周边农民走订单农业，庄绪国很有信心。“我从穿着皮鞋、没种过地的人，变成一个不再穿皮鞋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了近10年时间。”他说。

农村大众报记者 孙成民
通讯员 孙焯 刘山清

择一事 忠一生

老捻匠人的守望与坚持

农村大众报青岛讯（通讯员 梁超）又是一年渔闲季，踏上青岛即墨区田横镇栲湾沿海的码头，总会有沿海渔民熟悉的捻匠在忙碌着。他们时而敲打木船的船体，时而查看木船的修补情况。在他们的身上，诠释着老手艺人“匠心”和对传承的“守望”。

捻匠一词，起源于渔船修漏补缝的一种老行当。在过去，渔船都是木质结构，在海水的侵蚀下，或是船底刚蹭到水中的硬物，船体受损，这就需要专业的匠人将缝隙堵塞抹平，于是捻匠这一行业应运而生。每年封海之时，渔船必须拉上来停泊在岸上进行修补，为的是渔民的生命安全。

掂起捻匠的工具，充满着历史的印记，除了一些陈旧的工具外，

麻绳、桐油和石膏则是捻匠修补渔船必备的物品。捻匠是个细活，他们一般是几个人合伙，或是师徒两人劳作，要求十分严格。首先需要在敲打船体的过程中寻找隐形的缝隙和空洞，在缝隙的周围画上一个圆圈做标记，把旧有的石灰膏、堵塞的淤积物仔细剔除掉，直至露出木质，挖出其中发黑腐烂的旧麻绳，用小刷子将桐油均匀刷在木缝中，将新麻绳塞进去，涂抹一层新的石灰膏，不留死角。最后，当匠人把每处船缝都捻好后，上一遍桐油，捻匠的整个工序才算完成。

今年55岁的李锡海，是土生土长的田横镇人。他从16岁开始入行，从事捻匠这一行业近40个年头，祖辈都是以捻船为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捻匠不仅是个技术活，

还是个良心活。

“捻匠好比船的医生，需要有耐心，整个工期必须要一丝不苟。偌大的船只，哪怕只有针眼大的窟窿也会造成船体漏水，所以出海人的安全都掌握在捻匠手里，来不得半点大意和马虎。”李锡海说，一条净吨位40吨的木船，需要3个捻匠花四五天的时间才能捻好。

如今，一方面随着钢铁巨轮逐步替代了木头船板，木船的数量急剧减少，另一方面捻匠工作的季节性很强，年轻人都不愿意干这个活。目前，捻匠的人均年龄大多超过55岁。从入行到现在，李锡海亲眼见证了捻匠这个行业的兴衰。

“时代在进步，但我们仍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将捻船这门手艺传承下去。”李锡海说。